



南線巡迴

穆 欣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南線巡迴

穆 欣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 聯 書 店

8.27
185

南 燕 湖

版權所有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

1951年6月北京第一版

1953年11月北京第二版

1953年11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31'×43'1/25·167,000字·總號1044·分號Q594

10,001—40,000冊·定價14,200元

*

• 發行者 •

新 華 書 店

目次

上編 渡江回憶

一	英雄的部隊	三
二	向中原進軍	七
三	淮海戰場凱旋歸來	一三
四	「打過長江去！」	一九
五	渡淮河	二二
六	進入大別山	二四
七	革命的故鄉	二七
八	渡江前夜	三三
九	偉大的日子和偉大的戰鬥	三六
一〇	奪取馬當要塞	四一
一一	紅旗插在香山上	四四
一二	神勇的砲兵	四五

中編 江西紅色區域進軍見聞

一三	江西——革命發源地	五
一四	千里追擊線上	五
一五	挺進浙贛線	五
一六	方志敏的故鄉	五
一七	和閩浙贛縱隊會師	五
一八	閩西北的獵場	五
一九	解放南昌之戰	五
二〇	南昌——解放軍誕生地	五
二一	執行紀律的模範	五
二二	追殲白匪	五
二三	回到湘贛紅色區域	五
二四	跟酷暑與疾病搏鬥	五
二五	贛中名城吉安	五
二六	井岡山——紅軍第一個根據地	五
二七	思念「毛代表」	五
二八	思念「朱軍長」	五

二九	井岡山的苦難	九四
三〇	與湘南支隊會師	九七
三一	向贛南進軍	一〇〇
三二	在中央紅色區域	一〇一
三三	瑞金——紅色故都	一〇四
三四	紅色區域人民的凱歌	一〇七

下編 西南進軍紀實

三五	「把紅旗插到西南邊疆上！」	一二五
(一)	向大西南進軍	一二五
(二)	手足情誼	一二六
(三)	爲保衛祖國而戰	一二七
三六	越過五嶺	一二八
(一)	過五嶺	一二八
(二)	會師梅嶺關	一三〇
三七	從曲江打到廣州	一二二
(一)	敵匪的夢幻	一二二
(二)	曲江之戰	一二三
(三)	奮勇追擊	一二五

(四)	解放廣州	一七
三八	廣州——南中國的門戶	一八
(一)	到廣州的路上	一八
(二)	光榮的城市	二〇
(三)	海珠橋血案	二三
三九	陽江大圍殲戰	二四
(一)	英明的指揮	二四
(二)	「投降才是活路」	二五
(三)	陽江圍殲戰	二五
(四)	頑強和勇敢	二六
(五)	敵匪狼狽相	二六
(六)	輝煌的勝利	二六
四〇	人民是勝利之本	二四
(一)	秋毫無犯	二四
(二)	打燈籠的老媽媽	二四
(三)	北江的船工	二五
(四)	在傷兵醫院中	二五
四一	粵南紀事	二五
(一)	順德糖廠	二六
(二)	赤坎——華僑的故鄉	二八

(三)	粵中縱隊	一五
四二	粵桂大圍殲戰	一五
(一)	敵匪最後一張王牌	一五
(二)	殲滅張淦兵團	一五
(三)	活捉喻英奇	一五
(四)	搜山捉滑匪	一五
(五)	欽州之戰	一六
(六)	毛主席戰略思想的又一偉大勝利	一六
四三	人類的奇蹟	一六
(一)	人類的奇蹟	一六
(二)	粵桂邊縱隊	一六
(三)	穿過十萬大山	一六
(四)	北崙河邊的紅旗	一七
四四	西江沿線	一七
(一)	謝別廣州	一七
(二)	西江風物	一七
(三)	人民的愛憎	一七
(四)	從貴縣到南寧	一七
四五	滇南追殲戰	一七
(一)	滇南殘匪的妄想	一七

(二)	不留後患！	一九
(三)	解放蒙自之戰	一〇
(四)	殘匪覆沒的戰場上	一三
(五)	人民的支援	一五
(六)	勝利的會師	一六
(七)	兄弟民族翻身了	一八
四六	桂黔道上	一九
(一)	百色剪影	一九
(二)	煙瘴地區	二〇
(三)	過八渡入貴州	二五
四七	雲南人民的凱歌	二六
(一)	狂熱的迎軍行列	二六
(二)	從黑夜鬥爭到天明	二〇
(三)	兄弟民族的歌舞	二二
(四)	昆明——光榮的城	二五
後記		二九
再版附記		三一

上
編
渡江回憶

上海圖書館藏

一 英雄的部隊

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第四兵團，是一支英雄的部隊。它是一支以奮鬥十年的紅軍爲基礎的，從八年抗日戰爭和偉大的解放戰爭中成長起來的人民軍隊。它的前身是晉冀魯豫野戰軍（挺進中原後改稱中原野戰軍）第四、第九縱隊。在解放戰爭中，曾經參加過許多重要戰役，殲滅很多的敵人，取得無數的光輝戰績，它就是這樣一支在血和火的戰鬥中鍛鍊成的鋼鐵隊伍。

整個八年抗日戰爭中，構成這支部隊的許多游擊部隊，在太岳和太行山上，堅持過長期的敵後游擊戰爭，經歷數百次艱苦的戰鬥。從日寇魔手中解放了大塊土地，保衛住人民的生命財產。但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的時候，賣國賊蔣介石一面「命令」八路軍、新四軍「就地駐防待命」，不准收繳殘害人民的敵偽武裝；一面又命令偽軍「負責維持治安」，抵抗人民解放軍受降；同時又密發「剿匪手冊」，秘密調動兵力向解放區進攻，妄圖篡奪人民八年抗戰的果實。一九四五年九月間，正當毛主席代表全國人民利益爲實現全國和平民主，親赴重慶進行和平談判之際，國民黨匪軍閻錫山匪部突以其主力十三個師，勾結日偽武裝向我晉東南解放區作第一次大規模進攻，竟侵佔我解放區山西長治和上黨各縣。太岳、太行八路軍和地方武裝在劉伯承、鄧小平將軍指揮下，爲保衛人民生命財產與抗戰勝利果實，堅決進行了自衛反擊。九月間連續收復山西沁縣、襄垣、屯留、潞城、長子、壺關等上黨周圍諸縣。十月初，又在屯留縣屬之磨盤壩、老爺山

殲滅閻匪援軍三萬餘人，活捉敵砲兵司令胡三餘等以下二萬餘人。隨即回轉矛頭全部殲滅長治企圖逃跑之敵，生俘敵十九軍軍長史澤波等以下一萬餘人，有名的上黨戰役遂獲得全勝，恢復了晉東南解放區全部地區，並奪取敵匪許多武器武裝了自己。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我軍在晉南前線遵守停戰命令，由曲沃城關撤出。胡宗南、閻錫山頑匪雖在人民壓力下與我談判，但「談判其名，進攻其實」，幾乎每日每時均對我解放區進行南北夾擊。五月中旬，更集結四個師兩萬餘衆，猛犯我太岳區汾南三角地帶。匪軍每到一處，就施行日寇的「三光政策」，燒殺劫掠，置廣大人民於血海。我軍在屢次勸說警告無效之後，忍無可忍，便堅決予以回擊，一舉收復聞喜、絳縣。

但胡閻匪幫不知悔悟，仍繼續進犯。六月下旬，蔣匪在美帝國主義扶持下，發動了對解放區的全面進攻。在晉冀魯豫，敵以十多個軍的主力，瘋狂地進犯豫東、晉南、豫北三個解放區。蔣匪命令胡宗南、閻錫山匪部在晉南方面沿同蒲路向我進攻，企圖打通同蒲路。七月初旬，胡宗南懷着侵佔全晉做「山西王」的夢想，調動七師人馬，橫衝直撞，侵據運城到茅津渡的公路線與數百村莊，於七月十一日侵略聞喜城，但自十三日起，即陷入我解放區軍民佈設的天羅地網中。堰掌一戰，一舉殲滅胡匪主力三十一師，匪師長劉銘劍僅以身免。胡匪受此重創後，氣焰大殺，我軍主力一部，揮戈北指，解放洪洞、趙城、霍縣、靈石等五座縣城，又全殲閻匪暫編第三十九師、六十四師等部萬餘人，控制同蒲中段二百七十里，使與陝甘寧邊區隔河相望的呂梁、太岳兩解放區聯成一片，粉碎胡閻兩匪對我南北夾擊的計劃。胡匪原訂計劃是非常狂妄的，企圖「三星期打通同蒲南段，駐節太原，會攻上黨」，經此沉重打擊，不得不將「計劃」展至十月十日。九月初敵拼湊十一個旅繼續北犯。這次敵勢雖猛，行動却異常遲緩，二百九十里路整整走了二十多天。

不意剛到臨汾，立足未穩，胡匪最精銳的「天下第一軍」第一旅在官雀（浮山、臨汾交界處）一帶，即被我全部殲滅，中將旅長黃正誠被我生擒，並擊潰其一六七師及二十七師各一部。這次勝利有極大意義，當時延安「解放日報」曾發表社論「向太岳縱隊致敬」，號召全軍向太岳縱隊學習，指出這一勝利「對於粉碎蔣介石進攻，爭取國內和平民主，有其不可磨滅的功績」。

當年冬季，蔣匪爲挽救其軍事危機，令胡宗南冒險進攻延安，當其正在抽調主力西渡時，我軍便西進呂梁，配合晉綏王震將軍所部，發起呂梁戰役，收復汾西、隰縣、大寧、蒲縣、永和、石樓、中陽、離石等八縣，殲滅各該地區守敵，活捉匪晉西上將總指揮楊澄源，解放了廣大地區，解除了陝甘寧邊區東境的軍事威脅。這時胡匪第一軍軍長董釗，率六個旅倉皇趕來救援應戰，十二月尾在蒲縣又被我殲滅其第六十七旅。同時，留在太岳地區的我軍，連克濟源、垣曲、翼城、靈石等城，挺進同蒲沿線，威脅來犯胡匪的後方，使敵顧此失彼，首尾挨打。呂梁南線告捷，犯敵被擊退後，我軍又協同呂梁部隊挺進晉中汾陽、孝義地區，進逼太原。閻匪傾巢向平遙、介休地區西渡汾河「招架」，閻錫山老賊亦親到平遙指揮。但是一經接觸，敵即全線崩潰，閻匪第八集團軍總司令孫楚幾被活捉。此役我共殲敵一萬餘名，活捉胡匪六十七旅副旅長陳誠武等以下近萬人。從此，敵在晉南轉攻爲守，形成被動和挨打的形勢。

一九四七年春，國民黨匪幫由於在全國戰場上的慘敗，被迫放棄「全面進攻」，改變爲「重點進攻」，將其攻勢限制在陝北與山東兩解放區，並瘋狂進犯延安。蔣胡頑匪剝肉補瘡，將其第一師等共七個旅自晉調陝。我全軍在「保衛延安」「保衛毛主席」的口號下，戰志愈奮。四月起在劉伯承、鄧小平首長統一指揮下，配合晉冀魯豫解放區東線我軍，發起晉南戰役。當以壓倒優勢向敵進攻，猛撲侯馬，腰斬同蒲，繼以席捲之勢，橫掃汾河南北，直搗秦晉天險之禹門渡及秦

晉豫天險之風陵渡，繼又克復晉南軍事重鎮曲沃，解放二十七座縣城，殘敵被壓縮到臨汾、運城等少數孤立據點內，使晉南廣大地區全部解放。消滅胡匪三十旅、十師（十旅）二十八團，青年軍二〇六師一部及曲沃地方保安團等共一萬八千餘人。經過此役，晉南形勢頓形改觀，使胡匪以被殲三個旅以上代價換來的二十餘座城市，及一年的「苦心經營」化為烏有，汾河下游數百里沃野大部解放，同蒲南線靈石南關到風陵渡七百里，當時為胡閻匪軍據守者已不到十分之一。胡宗南伸進山西的一條狗腿被扭斷了，「山西王」的迷夢被打破了。經過這次戰役，不僅晉境胡閻聯防體系被打得落花流水，並使胡匪側後的陝南、豫西暴露於我軍強大威力之下，給予西北戰場以有力的配合。

在解放戰爭第一年，陳賡將軍所部六戰六捷，先後解放縣城三十四座，共殲敵匪五萬餘人。我軍不僅恢復全部失地，並且開闢了廣大的地區。成千成萬的農民獲得解放，在蔣胡匪軍破壞的廢墟上重建家園，進行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實行耕者有其田。

就這樣我軍在戰爭中愈戰愈強。最初我軍攻佔一座縣城，通常得兩、三天，到後來只需要幾個鐘頭了，當時解放晉南大商業中心絳州城共打三小時，解放稷山僅費一時半，而聞喜城只費三十分鐘。反觀敵方士氣的敗壞，戰鬥力的衰弱，恰成明顯的對比。那時候，蔣匪軍不但失去了初犯時的氣勢，就連每天爬行七里半路的那種情形也不可能了，變得只是縮在烏龜殼裏專等挨打。如果說胡匪「天下第一軍」第一旅旅長黃正誠被俘時還會裝腔作勢，晉南戰役匪第二十七旅副旅長王書忱被俘時，則就立即承認他們是「士氣低落，無心戀戰」了。時間不過一年，胡匪的「計劃」便已永遠變成泡影，事實對他成了無情的諷刺。記得當時陳賡將軍向記者縱談晉南戰局時，曾經講道：「胡宗南的主要錯誤，就是他既不知彼又不自覺，他過低估計了解放區軍民力量，而

過高估計了自己。一年來的戰爭已經充分證明了我們所屢次指出的真理：蔣介石依靠美國反動派援助的新式武器，雖能使他暫時佔領若干城市；但這些美械裝備，却成了人民軍隊補充武器的一個重要來源。而在進犯者主力削弱至一定程度時，失地終必重歸我手，並且戰爭要繼續發展下去，直到蔣介石法西斯小朝廷的死亡。」這個預言，已經成爲鐵鑄的事實。

對於我們取得勝利的原由，當時陳賡將軍曾說過：「我們所以獲得如此光輝的成就並非偶然的，首先是解放區的土地改革給勝利作了基本保證。獲得徹底解放的農民，以無比的熱情起來保衛土地，保衛自由美滿的生活，普遍掀起了游擊戰爭的烽火，鼓舞了農民爭前恐後地湧入軍隊，並促成了全體農民的積極參戰，支援戰爭。而地方黨政民同志在領導這一運動上，更是功勳卓著的。其次，應當歸功於全體軍民親密無間的團結，特別是地方部隊與民兵的密切配合，使胡匪一進入晉南地區，所遭到的不只是我野戰兵團的有力阻擊，而且受全體人民游擊戰爭的包圍，耳目不靈，腹背受敵，終至碰得焦頭爛額。第三是全體指戰員的頑強戰鬥，烈士們的英勇犧牲，大大發揚了新英雄主義，走了羣衆路線。經過訴苦、立功、互助、想辦法，使部隊戰鬥力迅速增強，羣衆紀律飛躍進步，並使部隊勝利信心倍增。裝備的改善，兵員的補充，則又是胡宗南盡了『運輸隊長』的職務。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與正確的軍事方針，乃是這一勝利道路上的光輝燈塔。」

二 向中原進軍

解放戰爭的第一個年頭內，人民解放軍即已在幾個戰場上打退了蔣介石的進攻，迫使蔣匪轉入防禦地位。從一九四七年七月起，人民解放軍堅決地執行了毛主席把戰爭引向蔣管區的戰略方

針，粉碎了蔣匪把戰爭繼續拉向解放區的陰謀。作爲人民解放軍全國規模的進攻矛頭之一，劉伯承、鄧小平兩將軍率領晉冀魯豫野戰部隊，首先渡過黃河，挺進中原，直抵長江。——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晚，在魯西南地區三百華里的正面橫渡黃河，粉碎了所謂「黃河天險等於四十萬大軍」的神話，揭開了人民解放軍大舉反攻的序幕。渡河後即以銳不可當之勢，席卷魯西南，二十一天內連續殲滅蔣匪四個師部，九個半整編旅六萬餘人，解放了黃河南岸數百萬人民——收復了黃河南岸廣大地區，武裝掩護了修復河堤，爲我軍創造了進入外線挺進大別山的出擊地。我軍在魯西大勝和急速佈署之後，即執行毛主席的戰略指示，對蔣匪衰頹了的鉗形進攻「戰線」實行了戰略上的中央突破，打破了這個鉗子的「鉸」，躍進大別山，把解放軍進攻的矛頭，直指長江。這是中國革命戰爭歷史上翻天覆地的偉大勝利。

劉鄧首長率領東線部隊渡越黃河時，在晉冀魯豫西線的陳謝部隊也奉到渡河南征的命令。陳賡將軍所部自五月勝利結束晉南戰役，便積極地準備在右翼突破黃河敵防，挺進豫陝鄂地區。並且迅速由原第四縱隊、新成立的第九縱隊、秦基偉將軍所部、光榮起義的第三十八軍孔從周將軍所部，共同組成強大的陳謝兵團。

部隊準備南征中，情緒異常高漲。六月至七月間，全軍努力進行軍事、政治整訓，並作物質上的準備。出動之前，各部熱烈進行誓師，紛紛請求早日出動。第四縱隊某團第十二連的全體指戰員，集體創作了一首傳佈極廣泛的詩，題目叫作「十二連持槍待命，要求早日打出去！」裏邊寫道：「毛主席：我們在你的領導下翻了身，享受了民主自由，過起了幸福的生活。但一提起往事，誰不悲痛傷心？我們全連有一百五十一個人，我們所受過的壓迫，都是一言難盡。我們有一百四十個人訴出了冤苦，我們有一百二十六個被剝削過，受了十年到十五年的苦罪！我們吃過